



楊園先生全集

秦谿何汝霖拜題

揮善為心慎獨為學
溫潤栗真和裕嚴恪
遇勢不趨遇險不卻
使仰泰然不媿不恥

上

清 張履祥 著

YANGYUAN XIANSHENG QUANJI



〔清〕張履祥 著

陳祖武 點校

楊園先生全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楊園先生全集/(清)張履祥著;陳祖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ISBN 7-101-02905-1

I. 楊… II. ①張…②陳… III. 張履祥—全集
IV. Z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2863 號

責任編輯:凌金蘭

楊園先生全集

(全三冊)

[清]張履祥 著

陳祖武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90×1168 毫米 1/32 50 1/4 印張 1058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冊 定價 80.00 元

ISBN 7-101-02905-1/K 1239

張楊園先生遺像



擇善爲心 慎獨爲學
溫潤栗真 和裕嚴恪
遇熱不趨 遇險不卻
俛仰泰然 不媿不忙

秦谿何汝霖題

點校說明

楊園先生全集著者張履祥，爲清初理學名儒。他字考夫，號念芝，學者以其所居楊園村而稱之爲楊園先生。浙江桐鄉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卒於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得年六十四歲。著者生當明清鼎革，早年爲諸生，科場角逐，屢經顛覆。明亡，絕意仕進，守遺民矩矱甚謹，課徒著述，終老鄉里。

當明末季，理學已成強弩之末，一度風行的王陽明心學盛極而衰。一時理學營壘中人，或出於王而非王，或由王而返朱，競相尋求儒學發展的新途徑。作爲理學玄談的對立物，方興未艾的實學潮流隨社會危機的空前加劇而磅礴於世。加以西學東漸，兩種素質各異的文化形態的撞擊，終於演成我國古代學術史上又一個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張履祥之爲學，正是這一歷史現象的縮影。他一生爲學，凡經數變，早年自王陽明「致良知」說入，中年師法劉宗周，講求「慎獨」之學，以期對王學做出積極修正。明清更迭，天翻地覆，激劇動盪的現實促使他對既往學術進行反省，從而走向王學的反面。在對歷史和自我的沉痛反思中，張履祥把社會風氣的江河日下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實。於是他服膺朱熹小學，近思錄之教，據以入手，盡棄舊學，一歸雒閩，成爲清初倡朱學以闢王學的先行者。有清一代，第一個獲從祀孔廟殊榮的理學名臣陸隴其，即爲履祥平實學風所被而興起。雖然由於時代的局限

和理學自身的僵化，張履祥復興朱學的努力既不能超然於門戶紛爭之上，也沒有從理論上對理學有任何發展。相反，倒夾雜着頗多的保守之論，缺乏創新和批判精神。但是，無論是他對清康政治的憧憬，對科舉取士制度積弊的抨擊，還是試圖以平實的修己治人之學的講求，去明學術、正人心，實現學以經世的理想，乃至身體力行，致力於農桑水利，都無不體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入清以後，儘管張履祥載影家園，歛蹟不出，然而其學術實踐則是與同時的經世思潮息息相通的，對於清初健實學風的形成，他也同樣有不可埋沒之功。

楊園先生全集爲張履祥一生著述彙編，凡五十四卷。卷一爲騷、詩，卷二至十四爲書札，卷十五至二十四爲序、記、題跋及短篇雜著。洵文如其人，篤實可信，保存了許多知人論世的資料。卷二十五爲問目，係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春冬兩度問學於劉宗周時錄以奉政之語。卷二十六至二十八爲願學記，皆雜記論學之語。卷二十九、三十爲讀書筆記，內容廣涉經史子集四部，著者爲學之博大，可見一斑。卷三十一至四十六依次爲言行見聞錄、經正錄、初學備忘、近鑑、備忘錄、近古錄，或輯錄前哲論學語要，或詳載時賢嘉言懿行，平實正大，取捨有法，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足以窺見著者經世襟懷。卷四十七、八爲訓子語，專記者課督二子之語，修己治人，一絲不苟。卷四十九、五十爲補農書，在明末歸安（今吳興）沈氏農書的基礎之上，據自身農桑實踐所得，詳爲增補，對研究十七世紀中葉的浙西農藝提供了寶貴的歷史依據，是我國農學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著述。卷五十一爲喪葬雜錄，雜考經史，以糾正時俗違禮之失。卷五十二至五十四爲訓門人語，由著者門人張嘉玲、姚瑚、姚璉所記，敦

本務實，不尚高奇，多關履祥晚年學行。

張履祥著述，生前雖以鈔本不脛而走，但終因晚境清貧，多未及刊行。故世後，其摯友何汝霖曾輯有文集一帙交履祥嗣子收藏。後其高第弟子姚璉合家藏諸稿，仿朱子大全例，以類相從，成著者全集稿一部。此稿曾得履祥生前友好何汝霖、凌克貞審訂。康熙四十三年，海昌范鯤據姚氏鈔本，增補佚文，將著者遺集選刻行世。乾隆間，祝涇、陳梓、朱芬等，續有張考夫遺書、張楊園先生全集、楊園先生全集付梓。范氏初刻，遺著未能盡收，後出諸本，或選輯，或刪節，取捨任意，皆非足本。同治初，江蘇按察使應寶時一意表彰前哲之學，擬重刻張履祥遺著，並聘江西興國學者萬斛泉入幕專事編校。萬氏合姚鈔范刻及著者私淑陳敬璋所輯佚文，參以他書，略事增刪，終成此楊園先生全集五十四卷，於同治十年以江蘇書局署名刊行。至此，張履祥遺著克成完書。其學術影響亦隨清廷的崇獎朱學由晦而明，終與陸隴其齊名而被尊爲「朱子後一人」。在所謂「理學中興」的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遂躋身孔廟東廡，比肩於清初大儒孫奇逢。

楊園先生全集，一則迭經滄桑，屢罹災厄；再則江蘇書局本出，掩之前諸本而上，大行於世。因而，康熙、乾隆之初，續刻諸本，今日已難覓得。目前所習見者，除同治十年全集本外，尚有陳敬璋鈔本楊園先生未刻文稿二冊十二卷、同治九年重刊祝涇刪節本六冊十六種、光緒初重刻經正錄一冊一卷及民國間沈氏錄纂楊園菁華錄四卷諸本。惟江蘇書局本後來居上，最稱完備，故此次整理，即以之爲底本，再合現存諸本詳加比勘，擇善而從，以期求實存真。值得注意者，同爲江蘇書局本，據整理者所見，

北京各大圖書館即藏有編次及文字略有異同的三種本子。有鑒於此，在此次整理中，我們做了如下必要的技術性處理：

一、底本稱原本，據以校改的同治別本，爲與底本相區別，統稱重訂本。
二、原本首末所缺之序、跋，據重訂本補齊，並一一加校語說明。
三、凡原本因政治避忌或其他原因缺字者，皆盡可能據重訂本或他書校補，並加校語說明。未能校補者，則一仍其舊，以示存疑。

四、原本卷首錄有方東樹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蘇惇元所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及編年詩文目等多種附錄。置諸卷首似嫌欠妥，故統以附錄標出，移至卷末。

五、重訂本卷首冠以同治間浙江學政徐樹銘疏請張履祥從祀孔廟奏章一件，原本缺。此次整理，作爲附錄之一移至卷末。

六、凡帝王名諱，皆逕改本字。其他古體、異體字，亦逕以改作常用字。均不出具校語。

七、原本於諸卷右下方有原輯某某、參校某某等字樣，統予刪除。爲使讀者了解原本舊貌，謹輯錄如後。卷一至二十，「門人吳江姚璉原輯、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卷二十一至二十四，「海寧陳敬璋輯」；卷二十五至三十，「門人吳江姚璉原輯、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卷三十一至三十四，「門人吳江姚璉、後學海寧張朝晉原校」；卷三十六、七，「後學海寧陳克鑑于氏校」；卷三十九至四十二，「門人吳江姚璉原校、後學海寧吳士銓參訂」；卷四十三至四十六，「桐鄉張履祥念芝甫輯」；卷四十七、八，

「後學休寧汪森原校、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卷四十九、五十，「後學海寧陳克鑑原校、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卷五十一，「後學海寧陳世傳原校、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卷五十二，「門人張嘉玲敬述」；卷五十三，「門人姚瑚敬述」；卷五十四，「門人姚璉敬述」。

由於點校者能力的限制，加以對張履祥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整理中錯誤疏漏當在所多有，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指正。

陳祖武

一九八九年春節

重訂楊園先生全集序

桐鄉張楊園先生，以闇然爲己之學，篤守於寒微困頓之中，蓋所謂「無文猶興，俟聖不惑」者歟。自明之季，單提直指之說行，使學者日趨於薄，獨先生篤信朱子致知力行，與陸清獻公不約而同。

夫先賢後賢相契之微，非造其域者不知也，而其略可舉也。昔者，朱子泛濫於釋、老，從事於籍溪、白水、屏山，折衷於延平，而卒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先生則始於姚江之「良知」，中於戴山之「慎獨」，終一歸於程、朱之學。所謂「存心致知」，所謂「居敬窮理」，所謂「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則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蓋先生自年三十有九而服膺，以至老者如此而已。

今讀其書，既曰工夫須從源頭做來，又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啻亟於頭腦也；既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又曰遊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生病痛也；既曰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又曰雖小物亦當用力也；既曰囊括其口，摧頽其容，以求濶俗，又曰濟時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熟復詳味，辨異統同，雖以牖人範人者不少。其地不過家庭鄉黨，其業不過耕桑課誦，其事不過辭受取與、贈答規勸，而性道之源流，文行之本末，禮俗之得失，人物之臧否，邦家之理亂，郡邑之利病，無所不備。豈非知行並進，實能本闇然爲己之心，由朱子以達於「博文約禮」之教者乎？

中庸「擇善」，即大學「格物」，學者之始事，所以異學分塗者也。先生則謂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粗巨細，吾平日莫不擇善而從，自信不負秉彝之良者在此。論語「不知命」三句，小雅「哀哀父母」二句，先生又謂吾生平於此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此。其語皆著於晚年備忘錄之編，蓋尤致力行喫緊處矣。

先生在當日，交遊寥落，聲氣闐如，不知者曰閭巷人而已，其知者曰獨行士而已。所著各種及其詩文，湮沉散裂，若存若亡，刻者至再至三而不得其全。實時官於吳，遍求已刻未刻各本，多歷年所，竟得哀集其全而傳播之，以與天下共仰先生之爲學。夫豈謂先生之閭然者至今而始章，亦欲與學者自求所謂閭然之實而已。

書分五十四卷，與國萬君清軒所編次。其第二十四卷以前略有刪減，要視世間行本爲最多。刻既成，恭逢聖天子表章正學，特允部臣之請，從祀夫子廟庭，與清獻公同，其亦正學昌明之兆也夫！
同治（二）十一年歲在壬申，夏五月，布政使銜江蘇按察使後學永康應實時謹序。

注：

〔一〕同治，一本作咸豐，誤。此序原本缺，據重訂本補。

楊園先生全集序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即所以盡性，下學即所以達。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

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即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即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即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達仁，而言『其心不達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即理』內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

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繁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于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即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

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散于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于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聞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于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尚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

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

語溪何求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于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即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

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于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

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于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即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烏程凌克貞撰。

楊園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舉凡天地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之際，吾儒身心性命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固足以不朽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發其心之所欲言。故程子以爲，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甫能操觚，則必先文章，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匪缺也。由是觀之，則夫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理乎？理之明，不由學術之足以不朽者乎？考夫張先生，生於明季，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未幾，厭薄俗學，究心聖賢之旨，遊於山陰劉夫子之門。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所著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雖先生之所爲不朽者，全不在是，然即是以驗其學術之所至，則知其信道篤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

先生既歿，其友何子商隱編輯其文成帙，授其嗣惟恭藏之，本得從而假觀焉。嗚呼！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先生之文，意高遠而詞平易，氣浩瀚而旨昌明，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至其生平大節，仰不愧而俯不作者，自有當世之賢達識之，非小子之所敢僭也。歲在乙卯春正月既望，潁川門人吳復本拜撰。

楊園先生未刻稿序

亡友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錄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雜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內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得之陳子庸公所輯先生年譜中，觀嘗廣爲蒐採，而卒未可得，以爲恨事。」庚戌歲，予客駕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稿三十四篇見示，因錄而存之，則與廣伯所抄之目僅得其半。迨己未秋，吳子甯來自潁上，出楊園文集一冊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吳子復本所得於先生後嗣，爲手錄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不禁爲之狂喜，亟欲錄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別本參補，釐爲十有二卷，復爲纂考，獨痛圖於卷首。

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其文自足以傳。而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抑獨何與？已刻版本，嘗燬於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棄零落，舉吾友所欲得者，又十年而始見；於今方將與同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死矣，則真吾道之不幸也。悲夫！庚申仲秋八日，海昌後學陳敬璋謹書於卧師山館。